

散文精选

听,那千年筒牍的低语

□ 张卫平

“每次清理这些竹筒,都像在拆启智者的来信。”吴顺清说。望着那捧浸泡在清水中黑乎乎的竹片,他的眼神里,闪现着一种特别的温情。“从这些竹筒,就能感受到古人的呼吸。”

踏入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筒牍修复室,时间,仿佛忽然间便慢了下来。空气里,飘浮着淡淡的药味。工作台上,散落着几根略呈弯曲的黑色小竹片。乍一看,似乎与寻常朽木无异。唯有俯下身来,才能感受到那若隐若现的文字。那跨越20世纪的文字,正等待着被今人的唤醒。

凝视着浸泡在药水里、摆放在工作台上,那些脆弱的、黑乎乎的千年筒牍,不禁让我想起“大国工匠”吴顺清化腐朽为神奇的传奇。

说实话,过去我一直以为,博物馆里展出的竹筒那暗黄的色彩,是在修复中重新染的色。直到零距离

观察了吴顺清的修复过程后,才弄清了那些色彩是使用“生物法”的“还原术”。

那是2007年,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从沙市谢家桥古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筒牍。取出来时,黑乎乎的粘成一团。吴顺清认真观察后,配制了专门的“药水”,然后将筒牍放入浸泡。半个多小时,清亮的水渐渐变黑,越变颜色越深。同时,那些黑色筒牍的颜色,开始慢慢变淡。期间,吴顺清又换了几次“药水”,经过多次的漂洗,筒牍竟然神奇地“还原”成为原有的竹木颜色。

让字迹清晰显现的同时,还要让筒牍本身的纤维得到支撑,并能够在空气中长久保存。千年筒牍,从出土到重见天日,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蜕变。初出土时,它们软烂如泥,色黑如炭,轻轻一触就可能化作齑粉。修复师们,俯身

在操作台前,手持软毛笔,像呵护婴儿般轻柔地漂洗着,每一枚筒牍。那份专注,让人联想起古书里所说的“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。

的确,“筒牍漂洗时不能心急”。吴顺清的声音,轻得仿佛怕惊扰了手中的宝物,“下手重了,会破坏字迹;洗得太轻,污染物又清理不干净”。清洗一枚筒牍,有时需要几天的时间。这,哪里是修复,分明是穿越时空,与古代圣贤对话。

最动人的时刻,莫过于筒牍上文字逐渐清晰的那一瞬间。那些曾经模糊不清的墨迹,在修复师日复一日的精心呵护下,渐渐显露出本来的模样。有严谨的律法条文,有温柔的情诗,有治病良方的药方,更有巧妙的字谜——“羊才(左)火上,衣裘甚好”,谜底是“美(羔)也”。读着这些文字,你会忽然觉得,古人的生活并不遥远,他们,也有着与

们相似的幽默与巧思。

“荆州筒”保护与创新座谈会,展现着一枚枚修复完成的筒牍。文保中心吴昊拿起那枚记载“九九术”的楚简,对我说:“你看这枚楚简,为什么是弯的,不是我们弄不直,而是不能动,动就可能粉碎,只能按出土时的样子保存。”说着,他又轻轻地念道:“五七三又五,四七二又八……”

窗外,暮色渐起,华灯初上。回头望去,那栋小楼静静矗立在夜色中,宛如一座文明的灯塔。“每一片出土的筒牍,都在讲述一段鲜活的历史。”行走在写满沧桑的古城墙下,考古学家的话语犹在耳边响起。

微风中,我似乎听到那筒牍正在喃喃低语,诉说着楚地的歌谣,汉时的月光,还有那些永远鲜活的悲欢离合。而我们,何其有幸,在这个冬夜,成为这场跨越千年对话的听众。

季候物语

香里裹着秋的甜

□ 张炎琴

清晨外出散步时,晚秋的风吹来,带着点井水的凉。站在办公室窗前看到楼下的小灯笼已一一掉落了,洒落一地金黄,被风卷着走,一个个小球打着滚儿跳跃着,像谁不小心撒了把碎黄。忽然想起前几天母亲打电话,说院里的柿子红了,让我有时间回趟老家。

周末一早便往老家赶。路边的田野已是五彩颜色,稻田是金色的海洋,深黄的玉米压弯了秆,路边的黄的、白的秋菊开得正艳,一阵菊的清香飘荡在空中,让人闻了神清气爽。刚拐进母亲家的胡同,老远就看到母亲小小的身影,女儿看到外婆的身影开心的伸出手,朝着外婆大喊:“外婆,我们回来啦!”母亲看到我们,便开心地朝我们招手。停好车,父亲说:“你们今早回来,你母亲已经站在路口等你们很久了。”我一阵鼻子发酸,我的母亲总是这么爱我,我用力地抱了抱我的母亲,女儿也亲热地挽着我的胳膊。母亲开心让我们坐在院子里,桌上已摆满了我们爱吃的瓜果和零食,母亲满脸笑容地说:“我猜你们该到了,风就把你们吹来了呢!现在天气凉了,坐这儿晒晒太阳吧!”

院子里的竹匾里晒着柿子,橙红的果子排得整整齐齐,在秋阳下亮得发光。“前天下了场小雨,秋一凉,柿子就甜透了。”母亲说着,拉我到柿树下,树不高,枝丫上还挂着些没摘的柿子。母亲嘴里念叨着:“你小时候够不着,就等我摘,摘下来就往嘴里塞,弄得你直跺脚,还嘴硬说甜。”我笑着摇头,看见母亲的皱纹里都浸着光,她的手有点抖,却稳稳地接着我递下去的柿子。

摘完柿子,母亲和女儿把柿子放到竹匾上晒晒太阳。院里的桂花树开了,香里裹着秋的甜,小院花香四溢。母亲说:“等柿子晒成柿饼,你拿回家在冬天煮茶时放两块,喝着甜甜的,暖到心里。”我摸着母亲的手,手腕有点贴着药膏,但剥下来的柿子皮边缘整整齐齐。我一阵心疼,让母亲给我练手的机会,母亲拗不过我,虽然剥的不整齐,但母亲却说她比我剥得好!

晚上睡在床上,风从窗户的缝里钻进来,窗帘布轻轻飘动。我隐约听见院里的虫鸣,像在低声轻吟。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秋夜,我趴在母亲的腿上,她给我讲故事……

回程的时候,母亲装了一袋子柿饼,还有她晒的桂花干。“柿饼还没晒透,你回去放阳台晾几天,只有晒透了才甜。”母亲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。

车开远了,回头看,母亲还站在门口,不停地向我招手。望着母亲,她就像一幅秋天的画。清涼的风吹来,罐子里的桂花干飘出甜香,女儿把一块还没晒透的柿饼,塞进了我的嘴里,一股甜意在嘴里慢慢地散开,带着点这秋阳的暖、风的凉。

四时本有序,今夏却格外绵长,处暑未消,寒露无痕,节气虽叩了秋的门,天地间却仍是盛夏的架势。想来桂花也是不甘心的,憋着一股劲儿,终于等得天气转凉,便再度满枝绽放。眼瞅着重阳将近,今年的桂花竟要与菊花同赏,倒成了秋日里一桩奇景。

一直觉得,桂花是最懂人间烟火的花。它不疏离,不冷峻,没有梅花的孤绝,兰花的清寂,只把浓郁甜润的香气揉进寻常日子里,是实实在在的暖香。这香气带着“质感”,闻着便让人心里踏实,像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拥住。记得有一年,我追着桂香从城南跑到城北,那份雀跃至今难忘,还为此写过几句小诗:“城南桂花落,城北木犀开。不忍秋娘去,追香一路来。”

人生里的快意时刻本就不多,故而每一段都记得格外清晰。第一次与桂花相遇,是在小学同桌家的庭院。那时我们关系要好,周末她便邀我去家里玩。中秋节刚过不久,一踏进院门,浓郁的香气就裹住了我。“这是什么香呀?”我忍不住问。同桌指着院子东南角两棵不算高大的树:“是桂花香呀。”我凑近细看,才发现浓密的绿叶间,藏着无数米粒大的小黄花,挤挤挨挨,热闹得很。有趣的是,贴着花树时香气倒淡,退开几步,那甜香反而愈发浓烈,绕着人不肯走。

“等过些日子,我让奶奶做桂花糕,带给你吃。”同桌说这话时,眼睛亮晶晶的。她从不随口许诺的人,没过多久,便兑现了约定。从那时起,我彻底爱上了这带着桂香的小甜点,也爱上了这藏在寻常岁月里的桂花。

后来读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”,只觉惊艳——这是何等静谧空灵的境界!年岁渐长,再念起这句诗,却品出了不一样的滋味。原来这“人闲”,从来不是指身体清闲,而是心灵的安定。身体歇下来容易,要让一颗心真正静下来,却难上加难。世间太多人,身体停住了,心里的念头却还在奔忙。唯有真心真正静了,才能沉下心来融入自然,才能听见桂花从枝头悠悠飘落的细微声响——这般意境,换了梅花、桃花都不行,它们太闹。试想空寂的深山夜里,凉如水的月色下,有人倚着桂树席地而坐。风轻轻吹过,细碎的花瓣落在发梢、衣襟上,沁入肺腑的暖香漫开来,即便是孤独的靈魂,也会在这一刻感受到天地间丝丝缕缕的温柔。彼时天心月圆,万物皆美,岁月也跟着慢了下来。

今年这二度桂香,又成了我岁月里新的小欢喜。在飘着桂香的路上骑行,总忍不住想,这寻常日子里的小美好,大抵就是生活最动人的模样。

告别热烈的夏日,走向秋深处。秋风唤醒木叶间的精灵,旋转之间,奏起深沉的石桥之曲。

小北门外,孤独的石桥依旧风沐雨,桥边,一株株树挂满红色的硕果。许多年前,在狭窄的村道旁,无数盏小灯笼在秋风中摆动,用最深情的方式迎接归来的游子。此刻,我立于大树之下,再次重温这动人的瞬间。

走过喧嚣的街道,原野在薄雾中闪现。稻田里,谷粒盖着厚实的被子,鸟儿们蹦蹦跳跳觅食,小尾巴抖落清晨的雾气。沿着田埂慢慢走,感受脚下的松软,现在,我是天地间一撇行走的小草。你看,乌菽莓捧出褐色的小果子,榛子俯首,在秋光里逐渐成熟。“槲花飘砌,蕙草清幽”“槲花风起漾微波,野渡舟横客自过”。我脑海中忽然浮现这样的句子。如果说槲花的落幕带来了绿肥红瘦的夏天,榛子的青涩便迎来了秋的质朴与醇厚。

深秋的傍晚常常伴随着风声。街边,神情淡漠的中年男子缩着脖子守在三轮车旁,喇叭不知疲倦地喊着“香蕉香蕉,两块一斤!”等红灯的时候,旁边的小姑娘从电动车的挡风被里露出头来,兴奋地念着“红灯停,绿灯行……”深秋的夜里,有人窝在温暖的沙发上看一本书,有人望着万家灯火盼晚归的人,有人心里悄悄点一盏灯。

时间的轮从沉重的步履间滑过,它又匆匆滑过鬓生华发。雨还是从前的清冷,穿过古老的城门,风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。夜空寂寥,如果风吹散了昨日的星光,就让秋夜的星星在我窗前流浪。走过岁月更迭,走过人间烟火,有林间的野兔,路边的泥花草,心头的沧海桑田。有些过往注定要成为过去,在时光的洪流中被阻隔,被湮没;有些人,注定会走散,在无涯的荒野,我目送一个远去的身影,燃起一缕缕思念的青烟。

但总有一些回忆要刻在心里妥帖保管。譬如第一次遇见婴儿清澈的双眸,忽然在沉思中想起母亲微笑的样子,在手足无措的时候,听见父亲沉稳的声音。于是,在生命的原野,我拂去夏日的躁动,俯下身,把根扎得更深。

每一滴清露都是一夜辗转,在秋深处,草尖微颤,柿子举起了一团团火焰。如果你见过秋光中奔跑的孩童,一定会想起在苍茫的水面凌空飞过的鸟儿。秋色连波,护城河畔的垂柳依旧日日端详自己的倒影。我坐在时光之镜前,回望来时路,走过杏花满枝的春光,走过流水漫坡的夏雨,如今,走向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梧桐树下,金色的“小巴掌”在秋风中簌簌而落,古城墙边,青石板路又响起清脆的“嗒嗒”声……

人闲桂花又落时

□ 李迎春

走在深秋

□ 陈春霞



章华寺千年古银杏。(黄凤雏 摄)

生活随笔

悠悠长江,梦里乡音

□ 饶哲生

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长江,这一条贯穿华夏大地的巨龙,在岁月的长河中奔腾不息,它不仅是地理上的标志,更是无数游子心中的故乡符号,于我而言,它是生命中最美的天籁,在我心海奏响一曲动人的乐章。

小时候,父母为生活奔波,无暇也无力带我和姐姐出游。所幸长江离我家近,我便常与小伙伴们去看它。那时的长江两岸,树木葱茏,绿意仿佛能滴下来,将过往的船只映衬得格外醒目。高高的帆船在风的吹拂下,鼓胀如满弦之弓,好似要将船送往遥远的天际。那些帆船宛如展翅高飞的雄鹰,威风凛凛。夜晚,万籁俱寂,大船驶过,那“嘟嘟”的汽笛声,悠长而沉闷,仿佛从岁月深处传来,每一声都敲在我的心坎

上,让我满心欢喜,久久难以入眠。

周末,我会和小伙伴相约到江边的杨树林里捉迷藏。我们扯下嫩绿的柳枝,编成一顶顶绿帽子,折下小柳棍当作枪,在树林里展开一场激烈的“战斗”。我和小胖、小牛、三狗躲在假山后,小心翼翼地寻找“敌人”。一旦发现细虎、毛猴、鸭蛋他们,我们便迅速扣动“扳机”,高喊着“啪啪”的射击声。“敌人”们应声倒地,假装死亡。看着他们滑稽的模样,我们笑得前仰后合。这时,我会吹哨给爸爸买的小塑料号,“哒嘟嘟嘟嘟……”那清脆的号声,仿佛能穿透树林,惊飞林中小鸟,吓退江里鱼儿。号声停歇,我们欢呼着冲进“敌人”的营地,将他们“俘虏”,那欢乐的场景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闲暇时,江滩捉鱼是我们最爱的活

动。风平浪静的日子,便是捉鱼的好时机。我们会蹲在江滩边,一动不动地盯着江面,哪怕雨水打湿头发,太阳炙烤肌肤,也毫不在意。一旦看到鱼钩停放处有水泡泡涌,便知道鱼儿上钩了,我们迅速拉杆,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鲫鱼、鲢鱼便被我们收入鱼篓。看着收获的战利品,我们兴奋地拍手,扯着嗓子唱起父母教的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,歌声在江风中飘荡。

长江不仅是我童年欢乐的源泉,更是家乡的救星。上世纪80年代,家乡遭遇干旱,庄稼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。队长们会迅速请来电工,把水泵送到江边抽水灌溉。看着水泵管里“咕嘟咕嘟”冒出水来,乡亲们的脸上露出希望的光芒。水引到田里,庄稼们贪婪地吮吸着,很快便挺直了

腰杆,乡亲们的笑容也如绽放的花朵般灿烂。

儿时的我,最大的梦想便是成为一名船长。7岁那年秋日午后,当裁缝的大姐夫为我做了一件海军服。我迫不及待地穿上它,在村里神气地走着。微风轻拂,军帽下的蓝色飘带随风舞动,宛如彩色的梦。军帽沿上的五星红旗,在阳光的照耀下,熠熠生辉,让我显得格外俊朗。小伙伴们投来羡慕的目光,那目光,如同温暖的阳光,照亮了我童年的天空。

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。”长江啊,你是我心中永远的那条河,你用那奔腾不息的江水,哺育我成长,给我无尽的快乐与力量。你的声音,如诗如画,将永远在我心中流淌,芬芳四溢。

草木摇落露为霜

□ 方华敏

滴至今。古人笔下的秋日,总萦绕着“草木摇落露为霜”的悲凉,那是对生命凋零的一声长叹。但此刻,面对江岸的芦苇,那份属于个人的、纤细的悲感,竟被这浩淼的秋光滤尽,淘洗净了。它不再一己感伤,而升华为一种对天地节律的圆融静观;那种传承千年的悲秋古意,也于此地与自然合一,化作一种更深沉的彻悟。

那棵垂首的老柳,也并非全然退场。几片蓬金柳叶旋舞而下,亲物水然,它的辞别比芦花飞舞更为沉静、坚决,尤其那根光秃的枝条,摒弃所有牵绊,像以最简练的笔法,勾勒出清瘦的骨,像一位卸下袍服的智者,安然立于堤岸。

而一切的禅意,最终都凝结到朵朵

轻盈的芦花之上。岁岁年年,它如期萌生、吐絮,在秋风中一日日染白,履行与天地亘古的盟约。它从不吝惜自己的美,这股淡然地,洋洋洒洒地,将一份素净的喜悦,捧给懂得的人。

俯身时,任它茸茸的穗尖拂过脸颊,一缕清冽的、似有甜意的气息便悄然袭来。这气息自芦苇的绒芒、根茎的汁液与蒲叶的脉络间流淌而出,是阳光、江水与泥土交融的味道。这种味道引人感怀,更安顿心神。我终于明白——原来芦苇走过一岁一枯荣的漫漫时光,所有沉默的沉淀,都只为此刻,让每一缕谦逊垂首的芦花,在风中收获生命最通透的、自在的活力。

徜徉于这片芦花丛中,尘世的喧嚣

那记忆深处的枣香

□ 王兵伟

般。整棵枣树嫩绿中掩映着淡黄,和着清新淡雅的花香弥漫在整个院子里。正如清代郑钟岳《南轩即事》所云“欲枕不知清梦破,一帘微雨枣花香”。

“簌簌衣巾落枣花”。花谢时,“米粒”雪花般地轻盈飘落,地面上洋洋洒洒,点点滴滴,树下金灿灿的一片。我捏起几朵枣花,轻放手心,鼻子嗅闻,想象着阳光下它在树上的样子。

枣树下有个石台,我和妹、弟常在上面玩耍。母亲在灶房里忙活,饭后,我们在台上吃饭。一次突然骤雨,我们端起碗争先恐后向屋里跑,我慌的跑了一阵鞋,妹弟银铃般的笑声回

荡在小院里,雨点打在枣树叶上,发出沙沙声响。

“七月十五枣红鼻儿,八月十五枣挨杆儿”。随着枣儿慢慢长大,由青绿变得微黄再发白,渐渐地最顶端有了几处淡淡的红晕,半个枣儿红了、整个枣儿全红了。我总是最馋的,于是偷偷爬树。双手双脚连抱带攀紧紧攀附树干,双脚腿紧紧盘绕树枝,手儿一伸、脚儿一蹬,溜溜溜……三下五除二,已经爬到树梢。枝头的枣儿最红、最甜、最亮,最喜人。我攀着拇指粗的枝条,随风摇曳,不敢俯瞰,小手极力伸向最前方,“哎!快出来看看这孩子!”东邻

居仰头扯着嗓子隔墙吆喝母亲……

每年秋收时父亲从外地辗转到家,除了收庄稼,另外一件事就是打枣。枣花挑,是母亲每年必做的。母亲把好枣儿挑出来,洗净晾干,放在盆里。发面、揉面、放枣、做造型,“富贵抱开枣花馍”,枣馍有元宝状的、双手抱的、四瓣花的、六瓣枣山的。蒸熟后,热气裹挟着枣香四溢而出,馋的我们流着口水吃。母亲也把枣花馍送给长辈和街坊邻居吃。那枣香,一直是那样的香甜、那样的亲近。

如今枣枣树的红枣,也尝了不少,却总是寻觅着那记忆深处的枣香。

今回故土探亲,看到山坡两边的枣树,勾起了我内心深处那无法割舍的眷恋。

小时候,村子的东头是一个果园,里面种的有苹果、桃、葡萄等,北沟边全是野酸枣树,那是一片属于孩子们的“快乐王国”。老家院里有两棵枣树,一棵是在红薯窖北边的冬枣树,果实椭圆、酥脆多汁,一棵是猪圈西边的马牙枣树,枣儿长锥形、甜香醇厚。两颗老枣树像是慈祥的长者,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童年。

枣花开放时,与其它花儿是不同的,枝杈上一团团、一簇簇,满是欢喜。那是一种不起眼的小花,犹如黄糯米